

五子近思錄

射

□ 13
3045
3



門 13
號 3045
卷 3



五子近思錄卷之三

新安汪佑 啓我 合編 子鑑 晦叔 恭校

致知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
二十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
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
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始
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
孟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

五子近思錄

卷之三 致知

一

星溪訂補

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將衡而酌輕重竭

首段

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

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

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註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織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髮髯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

凡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學原於思。

學以明理為先。喜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卻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

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
 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强行
 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
 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
 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淺學者須是
 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
 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
 別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

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按
 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
 只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
 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
 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
 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
 烝民有物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
 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
 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乎
 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
 至其極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
 而後已

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日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惟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按：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

也。道滯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專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泛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

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程子曰若是真箇劈初頭理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

學者先要會疑不知疑者只是未嘗實用功○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又

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

語未必信耳物異為怪神妖為姦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

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

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

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

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若欲委

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

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

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

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

然後其心亨通。

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齟齬。積習既久。自然心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

二十段

久則自覺進也。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

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橫渠孟子說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

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

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

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

二十三段

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

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

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充實之美在已，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為一義。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

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
 不如此。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子曰者。文中子答或
 人之問。謂乾乾不息。此語最為盡易之道。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
 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
 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
 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
 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

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
 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
 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
 為。乃有益。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
 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
 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

三三既

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遺書下同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

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

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

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淡求玩

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

作一場話說人只看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

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者全無事者全無所得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

不治而明矣不治而明言易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

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

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

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

人之意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以上並遺書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

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

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卻待與整理過。外書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

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

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

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

去理會便

通貫浹洽。

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

與點之氣象。本註又曰。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

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

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

爾君子。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又云。伯淳

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

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

也。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

民、舜所以事君、

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

卻早說本、便遺卻末、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

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

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註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如京房郭璞之流非儒者之所務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二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為內卦之上，四為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為陽，二四上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而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於中行，蓋以中為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憊，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為嫌也。正者，天之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隨時而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正於。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下同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

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

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

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

問是棟難底問

欲其反已而致思故不答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

究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

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

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

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

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

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

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

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

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

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

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淡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

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

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

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

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

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
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大。
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
大。則為事不得。若昇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
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
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
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

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

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又曰。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

上道着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

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尚書難看。蓋難得胷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
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
則終看義理不見。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

說多鑿

晦菴先生曰儒者之學大約以窮理為先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人入德處全在格物致知

窮理且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不

務切已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

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為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

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
 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
 理待其融釋脫落而後已如此既久積累之多曾
 中自當有灑然處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未能識得
 涵養箇甚
 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是紛亂時
 隱是隱與也全在探索上紛亂他自紛亂我若有
 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

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沉靜
 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為事物所亂要當淡察此病
 而亟反之
 答王子合曰所喻思慮不一胷次凝滯此學者之通
 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
 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心熟後自然見理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是心麤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工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工
 處

大學不曰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實處窮究。

有是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見、器遠問致知格物、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没分明、若知得到、決定著恁地做、更無第二第三著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都不做得第一義、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之類、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

得第一義、甚麼樣剛方正大、且如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見得義當為、卻說不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卻說做也無害、便是物未格、知未致、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便是物格、知至。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卽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

或問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己為人之分不可不察也

讀書是格物一事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安靜然後開卷方有

所益

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則不敢求於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又曰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

殊其受病之源一而已。

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

讀書須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

然後將註解看方有益。

讀書須開豁。曾次令磊落明快。才責效便有憂愁意。

思須是胸中寬閒始得。

看文字專一。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凡看書麤則心麤。看書細則心細。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

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

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

此非虛語也。

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

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

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意思。放

慢便不相接矣。

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

看來惟是聰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緣他先自
有許多一副當聖賢意思自是難入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
若執著一見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
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
令其意味浹洽當自見功耳
一學者苦讀書不記先生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
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三百
遍方熟積習讀去後來卻無書不讀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記
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
讀書遂一覽無遺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
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
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
不先乎大學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
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趨然不會

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目長進處在這裏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大多得效少

致知誠意是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此大學一篇樞紐乃生死路頭人所

以異於禽獸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聖賢教人只從近處做去學者貪高慕遠面前的反

差過了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須是謹言謹行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

中庸未易讀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

孰為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詩之為經，人事洽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具。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妙不容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虚心平讀，意思自足。上蔡云：學詩須先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要法。

詩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說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

別無義，而意味淡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意，只如此平淡，添上義理，如「一源清水」，多將物事窒塞了他。

尚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淡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高宗舊學於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

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

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

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

易之為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

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對待底。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

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伏羲畫卦、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

繇辭、周公作爻辭、亦是為卜筮設。到孔子方說從

義理去。

某說話孟極詳、易說卻大畧。譬之此燭籠、添一條骨

子、便障了一路明。蓋著不得詳說也。

一至十為河圖、虛其中以為易。一至九為洛書、實其

中以為範。

太極為理之原圖書為數之祖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畧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

余國秀問三傳優劣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公羊穀梁考事甚疎然理義卻

精往往不會見國史

孝經只前面一段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

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某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脉貫通處為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

解經不可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只說得自一片道理。經意都蹉過了。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宜仔細看。

或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仔細。上蔡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

王近思問曰。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感。事至而

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也。無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處。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畧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只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

通行這便是禮為之去其淫哇鄙俚之辭使不失
 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
 才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
 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
 至如真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
 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了原不曾
 仔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豈

可不戒耶

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
 沒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後忘前而可以謂
 之學乎
 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卻心路
 古人所以淡戒玩物喪志正為此也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如今下工夫且須端莊
 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
 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

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自然迎刃而解。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也。

謂陳安卿曰。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不接四方賢士。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只知尊德性。而無道問學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

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學不足以應變。應得只成杜撰。不合義理。則平日工夫依舊是錯。今須遊學四方。事事去理會。這道理方周遍。浹洽。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無不通變。底聖賢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若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要去通那萬事。如何可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胷去理會。他人未做工夫。的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

不說與公又可惜了。

五子近思錄卷之三終

終

五子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

新安汪佑

啓我

合編

子鑑

晦叔

恭校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

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

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

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

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

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

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

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

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

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

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

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人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

今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做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况臨大事乎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原無
 二語。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澆
 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
 私已，終不足以達道。執持太迫，反成私意。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
 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朱子曰：思無邪，毋不敬，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

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
 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
 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
 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
 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
 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
 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急去。如此者，
 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

右逢其原也。

孤謂寡持而無輔也。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胷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

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乎敬，不偏不倚。

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

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

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

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

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

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

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

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

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

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

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張戢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係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主卻請別人來作主以致心疾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間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

止於事。伊川語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孔門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

天下平。惟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朱子曰。信是實理。是和氣。體信是

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自反無愧。則心安。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則常活。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

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方始恁地

不息，敬才間斷便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涵養吾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

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

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

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

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

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

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

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本註。尹彥明日。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上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不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

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

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
 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絕聖者
 明棄智者屏其智慮老氏之絕聖棄智釋氏之坐
 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之心教也○免此謂有思
 慮而無紛亂林用中主一銘有主則虛神守其都
 無主則實鬼關其室○或問程伯子答呂與叔云
 中也有主則實此實則外患不入伊川又曰有主
 何也朱子曰實則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
 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
 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
 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
 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

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
 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主一無適
 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
 二所謂敬也所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
 意此意常存所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于後
 學最是拈出敬字有力○敬則心不放事從此
 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騫走作之
 意耳無適只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
 一之外別有主也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
 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
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
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
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
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
無度雖正亦邪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
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

即是已發本註思與喜
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

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
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
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
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
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
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
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

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

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兩管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寐，心在其間，依舊

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在耳言之其所之以心使心非二心也體用而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

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

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

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

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渎耻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

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此心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病、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

在此相從、只是學願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

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

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奏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

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

幾非在我者、文集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

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

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

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澄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存心於道者、未熟、其客慮

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

底、思慮、習俗之心、是義理之心、習染、人又要得剛、太柔

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

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

多、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

多則無由光明此心靜定而明生焉水之止者不可鑿而流水不可鑿亦是理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

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而不見進長正以

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已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閔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

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晦菴先生曰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

若不先得箇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

人心纔覺便在更不待求。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須是猛省，頻頻提起，久之自熟。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是不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處。應事不是，便是心不在。若只兀然守在這裏，驀有事來，操底便散了，卻是舍

則亡也。

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只爭箇醒與不醒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引去，一似睡著相似，只與他喚醒才醒，便無事。又曰：只要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法。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急難湊泊。故伊
 川只說箇敬字。庶幾執捉得定。有下手處。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又曰敬只是箇畏字。又曰
 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
 突突過了。
 又曰敬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
 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

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
 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
 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
 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
 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斲。於乎小子。念
 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
 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
 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

肅然表裏如一矣。

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箇和樂才。整肅自和樂。

問敬易間斷如何。曰。覺得間斷。便已接續。習得熟。自然打成一片。

今之言敬者。只是說。若是敬。便如烈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來。便劈成兩畔去。何至如此纏繞。

答呂子約曰。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

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

為主一者也。若有所係戀。卻是私意。雖是專。一不

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

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

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

容貌辭色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

九容九思。便是涵養。

一學者苦敬而矜持。先生曰。只為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只是自心。

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道著敬已多了一字。但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無湊泊處。看來須是靜坐。靜坐無閒思雜慮。則養得來便條暢。又曰。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

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又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又曰。靜坐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又曰。思慮不可過苦。但虚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

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
 得重了。要之只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小謂
 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
 以審其幾。
 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
 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繼續不斷。難為驅除。
 今看來。是如此。高存之日。惡念易除。雜念難除。惡念盡。是誠意。雜念盡。是正心。
 問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當思。

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須
 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
 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
 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
 漠然不應為是耶。
 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

或勞先生人事之繁先生曰凡事只得奈煩做將去才起厭心便不得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與前所舉有礙否黃直卿曰此問亦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

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

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

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為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方信才養氣心便在氣上卻不是養心了此所以為不可也問夜氣曰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牴牾之反覆如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卻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

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

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持其志氣自清明

持志比存心字較緊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

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

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便是養氣之道

人須是有蓋世之氣

人自從生來受天地許多氣自是浩然只緣見道理沒分曉漸漸衰颯了若見得真是真非要說一直

說去要做一直做去這氣自浩然又曰浩然之氣
 孔子有兩句說盡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
 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
 理明則諷導詳欵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
 卻之患矣更須叅觀物理淡察人情體之以身揆
 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要於事物上驗學力若
 有窒礙齟齬即淡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求放心不須註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
 放出即出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
 費氣力也
 心纔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
 者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
 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
 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本
 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
 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羣邪自息

五子近思錄 卷之四 存養
心既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相養之道也。
答林德久曰。所論敬為求仁之要甚善。所為心無私
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意。便有本
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為得之耳。
答林擇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
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
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覓。則
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
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先生曰。他人

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也。味覺甚事。且言
心不可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
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
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
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
心之妙。不過如是。擎拳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
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
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
其當之理耶。

或問求放心愈求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賢心也才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只要常知提惺耳惺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

問心不能自把捉奈何曰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如何把捉得他惟有義理涵養耳

問靜中有物曰只知覺便是伊川邵云才知覺便是動恐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寒覺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不曾知覺甚事但有

知覺在何妨其為靜

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

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心之用與天地流通先生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

四季隨曰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先生曰通透

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心○則○終○身○只○是
 作○意○助○長○欺○已○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此
 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功○用
 中○來○這○高○存○之○日○只○收○斂○此○心○向○腔○子○裏○來○若○奈○何
 心○之○法○尋○箇○入○頭○若○更○不○得○更○於○周○程○聖○賢○所○以○事
 子○所○論○存○養○處○討○箇○方○法○便○依○法○力○行○如○此○自○然
 有○所○得○只○旬○月
 之○間○便○見○功○效

五子近思錄卷之四終



